

闲话「经理」

陈雨沪

虎年新春通过与几位经理或生肖属虎经理的交流,对“经理”也有了新的认识。虎年说“经理”意味深长,坊间“虎虎生威”是今年新春一大祝福语,你我希冀虎变龙蒸起跑疫魔、员工期望经理虎步龙行重整市场、经理们更期待虎超龙骧独树一帜,其心声、心情、心意可鉴。经理作为一个行政级别,改革开放为其成长、成真、成名立下汗马功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有一则八卦笑话:如果南京路倒下一根电线木杆,砸到的五个人中,三人是经理。当时对经理头衔的刮目相看,缘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司属于经济与行政管理的一级机构,公司象征权力、资源、财富。于是“大兴”“空壳”“皮包”公司拉大旗作虎皮伺机而动,经理之名自然“狐假虎威”了。曾查过经理一词,了解到虽译自日文,但与中国《荀子》:“道也者,治之经理也。”有渊源,当然,中国古代的经理是一个复合词,仅以“经书义理”解,经理作为专用名词使用则始于近代。如今创业创新如火如荼,经理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,受高等教育、专业教育者有之,当然智商与能力参差不齐者也比比皆是。经理作为经营者,毕竟不是“过家家”,必须实打实,才能虎啸风生。依桂民兄之言:虎背熊腰,顾名思义经理要有基点、基调、基础,即棋高一着,比如他的经营理念:人无我有、人有我优、人优我强、人强我精。对此,有人说,这四句话太老套,如果“人精”你怎么做,是新、是奇、是特、是乖?哈哈,人精我妖!桂民兄强调,这妖的本义绝非贬义词,用妖更能体现企业经营理念之道、行业猛虎腾跃之势、产业转型赋能之利。新时代的经理以形象为要,数虎头燕颌者多。比如子谦兄的公司,讲情怀凝聚员工、讲胸怀袒露心声、讲豪怀回报客户,团队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,大目标瞄准移动智能读表,小服务超越用户感受,经理虎珀拾芥之举受到市场拥戴,如今知识产权中发明专利占40%,拥有21项之多,可见一斑。用虎略龙韬形容成功的经理一点不过。某经理水产专业毕业,如何学以致用?如何契入、引导、掌控市场商机?创业注重发展战略引领,让他的海产品的淡水饲养、观赏鱼的工厂化养殖虎步奔腾,公司获得“上海市守信农民专业合作社”“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”等荣誉,某经理本人则是“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”“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”。当然,不是每个经理都有此等意识,“60虎”刘总说,有的公司虎口拔牙追风很诡异,昨天搞教育培训,今天搞资本融资,明天可能搞什么元宇宙,不务正业者必有虎落平川之时。“70虎”王弟语,有的公司还认为经理不合时宜,自封CEO(首席执行官),分派小兄弟CMO(首席市场总监),老婆当上CFO(首席财务总监),小阿妹出任CHO(首席人事总监),虎皮羊质图虚名生意自然不顺。“80虎”章经理不无感叹,公司小猫小狗三四只,经理还分公司级、主管级、操作级三六九等的大有人在。他客户中的一个经理,虎头蛇尾重形式轻实质,讲投机坏诚信,货款年前不结算,连房租也付不出,微信留言年后清算,虎尾春冰搞得他很是担忧。虎年话经理,意在希冀经理虎跃龙腾而大展宏图,希望经理虎掷龙拿又翻江倒海,希冀经理虎踞鲸吞且公平竞争,希求经理虎头虎脑还共享成果。

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,有位美院陈教授和我讲过画家毕加索的故事。他说过一句话,“要作画首先起点标准要高,你应该向大师学习!”这句话让我深深地记住了一辈子。毕加索情人无数。她们当过他画中的模特儿,许多作品都有她们的影子。一次,他与情人玛丽·泰瑞斯·沃尔特在画室里享用着盘中的面包、香肠、奶酪,边聊天边打趣,时间慢慢过去,把盘里的东西吃完了,毕加索顺手拿起抹布,擦了一下盘子,就开始天马行空地画起来,看过去在漫不经心地乱画乱涂。沃尔特见了非常不解,惊讶地问,“亲爱的,您在画什么呀?”“宝贝,等一下您就会知道。”一下子,大小的眼睛,歪着的鼻梁,撇着的嘴巴,金黄的头发,不多时一幅作品完成了,“好吧,这盘子就还给您”。许多年过去了,这件瓷盘作品被一位著名收藏家珍藏,陈列在私人博物馆里,现已经价值连城。说起我最早画瓷盘还是在80年代,那时我在上海市美术创作办公室、市美协工作,有机会与上海一些著名大画家一起画过海上彩瓷盘画,时间逝去,仅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一天,一直喜欢喝茶的我,来了一杯麦斯威尔咖啡,真是香味扑鼻,瞬间点亮了我的心情。我常画的是

情人的盘子

蔡兵

现代中国画、版画、油画……这次换一下口味,尝试着画起了瓷盘画。凡是能寻找在家里大大小小的白瓷盘,被我画得差不多了,从此我也爱上了画瓷盘画。一次在家用餐,我见到餐桌上的一盘清蒸鲳鱼,鱼肉鲜美嫩滑。我一直盯着这盘鱼呆呆地看着,妻子突然讲了一句:“你又要动什么坏脑筋了?”我说:“我再动这盘子的脑筋,以后可连这鱼都吃不到了。”之后,通过以前景德镇的关系,工作室里多了一批定制的瓷盘,同时我加添了家里常用的盘子。我对妻子说:“这以前画掉的瓷盘现在还给你吧。”

这几年来,我一下子画了百余件瓷盘画作品。作品有风景、人物、城市、农村、水乡、山河、大地、田野、山村、几何、抽象,我不亦乐乎地记录生活,去潇洒挥动画笔,不断释放自我,惬意地享受尽情悠闲的时光,从中领略到绘画和快乐在一起的乐趣,描绘出一幅幅瓷盘绘画之作,去建成一个轻松隽妙的世界。毕加索一生画了约有2800件瓷器,他那与自然并驾齐驱的娴熟造型能力,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。“向大师学习”,我虽然年岁已高,但力求绘画充满朝气和活力,成功是无尽的阶梯,只有一步步去攀登,才能站得更高,享受绘画的愉悦和生活的美好。

小河流离家很近,不过四百来米,河边长着一棵垂柳,“身材”苗条,一头“秀发”犹如三千发丝絮絮及腰。我把它当作养眼尤物,每次俯身此树,心情便愉悦,曾心血来潮测过它的青丝有无三千,直数得两眼发绿,视线模糊。一只翠鸟飞过惊了我,忘了刚才数过的数字,于是重新再数,好像清点瀑布般的柳枝也是一种别样乐趣。垂柳所以称杨柳,民间传说隋文帝杨广巡游江南,命人沿通济渠两岸栽柳成荫,御书赐柳姓杨,于是九百多年前成了皇家的“掌上明珠”。垂柳是诗。最欣赏清代高鼎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”诗句。一个“醉”字,可与王安石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“绿”字媲美。用“醉绿”来形容垂柳的优雅,有点像梅兰芳演《贵妃醉酒》的韵味了。王安石的名句来自《泊船瓜洲》一诗。五十多岁的那年二月初春,他赴京为官,站在长江北岸的瓜洲,望着南岸的镇江已绿满眼帘,感慨不已。后来我去了镇江旅游,估计王安石见到的是长江边的垂柳也。天下垂柳数西湖,柳浪闻莺甲天下。第一次去杭州是我从四川军营回沪探亲,绿皮火车到达杭州站,我手提2只旅行袋跳下车,包寄放车站,人直奔

西湖,初见垂柳简直被它迷住了。当杭州成为上海后花园时,去西湖观柳更勤快了,每隔两三年便去一回。那亭亭玉立于湖边的垂柳真是赏心悦目,好似身穿旗袍、手执天堂伞的礼仪小姐热情欢迎我到来。念着贺知章的《咏柳》走进春风里,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诗中有人就是我。垂柳是画。家里有画柳大师的名画数幅。黄幻吾笔下的垂柳气韵飘逸,清秀脱俗。傅抱石画的垂柳大片水墨,秀逸而朦胧,三只小舟穿柳而过。谢稚柳的名字中就带柳,所以他画垂柳深得宋代中国画清丽婉约神韵,墨彩交融,别具一格。画柳不漏鸟是他的特点,好像画中能闻鸟鸣。江寒汀有一幅画柳挺有趣,画面上添了两只鸭子,不禁让人想起“春江花暖鸭先知”的名句来。吴冠中的垂柳一派盎然春意,将江南水乡春来早的意蕴展露得惟妙惟肖。其他著名画家的柳画我还有。友人非常惊讶,说随便拿一幅画拍卖,就立马换金百万千万啊!我含笑作答,这些宣纸画乃是早年从一本挂历上裁下来的,因是名真迹翻拍印刷几可乱真。垂柳是钩。钓起了名诗、名画传承至今,也钓起

垂柳钓春

王妙瑞

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初,有位美院陈教授和我讲过画家毕加索的故事。他说过一句话,“要作画首先起点标准要高,你应该向大师学习!”这句话让我深深地记住了一辈子。毕加索情人无数。她们当过他画中的模特儿,许多作品都有她们的影子。一次,他与情人玛丽·泰瑞斯·沃尔特在画室里享用着盘中的面包、香肠、奶酪,边聊天边打趣,时间慢慢过去,把盘里的东西吃完了,毕加索顺手拿起抹布,擦了一下盘子,就开始天马行空地画起来,看过去在漫不经心地乱画乱涂。沃尔特见了非常不解,惊讶地问,“亲爱的,您在画什么呀?”“宝贝,等一下您就会知道。”一下子,大小的眼睛,歪着的鼻梁,撇着的嘴巴,金黄的头发,不多时一幅作品完成了,“好吧,这盘子就还给您”。许多年过去了,这件瓷盘作品被一位著名收藏家珍藏,陈列在私人博物馆里,现已经价值连城。说起我最早画瓷盘还是在80年代,那时我在上海市美术创作办公室、市美协工作,有机会与上海一些著名大画家一起画过海上彩瓷盘画,时间逝去,仅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一天,一直喜欢喝茶的我,来了一杯麦斯威尔咖啡,真是香味扑鼻,瞬间点亮了我的心情。我常画的是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,我正和阿茂读初中,一个班级。那年月,有一辆自行车不是简单的事,我们班里,上下学几乎都是走的,唯阿茂有自行车。我们一大群红领巾走到离校半站路的六号桥时,阿茂才不紧不慢地骑车赶上来,向大家招呼一声,扬长而去。但他这个扬长而去,比我们也快得有限。因为他这车很特殊,骑不快;若要快,得拼命踩。车是为装重物而设计的,主动链轮和从动链轮的传动比,几乎不到1:1,很能负重,能上极陡的坡、桥。平时速度则远远不及凤凰、永久——那才潇洒飘逸。阿茂的车是他爸爸设计和自行拼装的,结实无比。车身乃自来自水管焊接,钢圈、车胎均为重磅,辐条钢丝用最粗号。车后的书包架由造房子的螺纹钢弯成,可承受两三百斤重量。阿茂家在农村,家里还养了奶牛。这辆自行车要驮装青饲料,要运输牛奶,有时还要到镇上收集泔脚……不结实哪行。运输的任务由阿茂承担。十几岁的阿茂是我们班上最辛苦的,我常见到他于薄暮里,还在田埂上骑车掠过,车两侧青饲料堆得高高。阿茂的车和车技,每年能在校运动会的一个专项上获奖,这是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。那就是特色自行车比赛。比的不是快,而是慢,且越慢越好,只要不倒下来。阿茂每次都是冠军。那些平时威风八面的凤凰、永久,在阿茂的“坦克车”前,纷纷败下阵来。阿茂的这块金牌,是我们班在校运会的保底品牌,压舱宝贝。这块出色的金牌,使阿茂迅速入团,百分百通过。

“文革”里,我们毕业了,分手了。我去了农场,阿茂就地插队。有一次我回浦东探亲,到市区有事。在市轮渡码头,极意外地遇到了他。他坐在不停抖动的手扶拖拉机的加装座位上,手扶拖拉机后面则拉了一串蔬菜车,足足有四辆,简直像一列小火车。他和我一样,脸色因田野的风、每天晒太阳而红里带黑。他的几辆菜车上,满筐的青菜落苏和熟而饱满的本地番茄,要送到市中心西藏路的一家菜场。他豪爽地拍拍身边,招呼我坐下:“坐我的拖拉机。”拿了两个番茄让我吃。我们过了江,一直开到西藏北路。那时候这种手扶拖拉机专列,市中心居然也照样放行,真是有趣。世事茫茫,几十年东奔西走,我和阿茂失去了联系。最近他在订阅的一份报纸上读到我的文章,马上联系到报社。令人尊敬的编辑老师热心地给了阿茂我的手机号,阿茂和我联系上了。我们感慨地吃了一顿碰头饭。昔日少年,而今霜鬓。退休的阿茂,现在主要的任务,是接送外孙女,包括上下学和各种兴趣班。他女儿是位成功人士,为阿茂买了一辆奔驰。而阿茂在改革开放初就为乡镇企业开大卡车和面包车,有各种驾照,彻底告别了手扶拖拉机。前段时间他发来微信,说是组团自驾,到西藏游。他们到成都,经雅安入藏。由G318、G214、G317国道,兜了一大圈,拜谒了著名的布达拉宫。他还发了穿过二郎山,经过海拔4281米的熊宗卡,以及尼玛玛女神山、世界高城理塘的照片,太神奇了。

阿茂与车

赵韩德

了我爱柳之情念念不忘。回想20年前买新房,除了房型好,还因社区内有条杨柳青路。一想到春天在垂柳下散步,夏天在梧桐下漫步,秋天在落叶上行走,多惬意啊。去年小河边的公共长椅换了新的,是垂柳未动,它是绿的设计颇有艺术感,好似“垂柳”造型,坐着非常舒服。立春前几天,我去小河垂柳边看钓鱼。1.5米深的清澈河水有“水下森林”之称,长满了各种水生植物,看得见鱼儿灵活穿行其间。惊讶一条小鱼伸出头部,张嘴想咬柳枝。呵

呵,聪明的鱼儿连是不是鱼钩也知晓,那它一定嗅到了春天气息。沉浸于场景,感悟垂柳有“钩”。街头绿地几经微改造,去年的动作最大,不少树木移动了位置,置换了树种,就是垂柳未动,它是绿的小心。现在几百米长的小绿带五彩缤纷、繁花似锦。梧桐、樟树、棕榈、水杉、银杏布满其间,而垂柳初心依旧,它是春天的报幕员,并用三千秀发“钓”出一方春色,迷恋其间仍然是我。种一棵垂柳,已是今年春天我向往的心愿。

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心想事成,力达事成,善为事成,共享事成。到了一定年纪和份上,你对事物有追求,说明你有欲望和希望,如你被人追求,表明你有能量和光芒。生活的坚强不因贫穷而磨灭志向,生命的顽强不因迷惑而走向消亡。曲径通幽无闲处,长帆直挂有安得。早做准备,多做准备,以备来日来时而奋发有为。

夜光杯

筷子咬着一根胡萝卜,齿声铿锵。模样好看的装了一袋,当水果吃。模样粗壮的切成滚刀块,做了咸肉胡萝卜饭。我也抢了一根,脆甜满腔,食声大奏。这些被霜雪腌透了的胡萝卜,红的如葡萄,黄的像鹅头,洗净了就是唐婉儿的“红酥手”。剩下的一些“扒脚扒手”的小萝卜,有些费难。我说:“何不做成酥萝卜干?”越冬的菜地翻过,最后收场的胡萝卜当然是大大小小扭扭歪歪的统货。乱刀斩过,改成长条。各家都架起竹帘,暴晒三天,缩成邋遢相,过路君子随手一根,咂咂嘴说,哪家的味道好。随后大把盐撒入揉匀,塞入小瓮,随它天长地久地腌渍着,捞出一根,可以倒下三碗薄粥。那是农家早晚两顿粥的当家菜,吃得孩子叫苦连天。实在叫“乡下大姑娘,有吃啥看相”。一瓮胡萝卜干可以熬过一个冬天的淡!旧时媒婆上门,女方先会打听,男家是否顿顿萝卜干酱油汤当菜。那叫穷透了,不能嫁了。晚饭总是粥,但总要有点油荤,

拌了盐的酥萝卜干取出十数根,切成细丁,油锅翻炒,倒入毛豆,一青一红,夹咸夹甜,顿成山珍。红的甜韧粘牙,绿的新香脆糯。其实遵循了古法,唐代大和尚释慧勤说过“铜砂锣里落盛油,生菜还他萝卜头”。娘只给小妹舀了一调羹,规定男孩只能用筷子撮,于是哗哗的喝粥声,挑,撮,抄各种手势纷呈,筷子碰撞的叮当声混成一片,真叫“吃一口,盼一口”。娘笑着说,不要猴急,改天再烧,还有五六顿可以吃。我暗下决心,搜索娘的这包零食藏在哪儿。有天我终于破译了路径,顺了一撮酥萝卜干,上学路上,就把橄榄、桃板、五香豆之类零食都换到了手。那些北方产的大个红萝卜,粗得像大玉米棒,最好的吃法只是榨汁而已。只有本地农民自留的老种红萝卜,才能叫“胡萝卜”,才有资格被制成“酥萝卜干”。它的最高级吃法,是外滩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一道前菜,叫“外婆的酥瓜”。出身不论贵贱,修炼还需识货人。

七夕会

辛旭光

儿时聚着做功课,总会在同学家翻翻倒柜,找些吃食,可惜黄豆寒豆早就吃光。没有办法了,主人就会搬出一个萝卜干瓮“随便吃”。伸手捞一根,两头拉紧着,互相交叉,要将对方的一根拉断,来找些乐子。这个腌萝卜瓮是每家都有的传家钵头。酥萝卜干辛旭光北方的泡菜腌菜做法粗犷,只不过一层盐一层菜,聊补菜荒。浦东毕竟是江南,此地盛产灶头师傅,当会放过“野老入城,萝卜菜腊梅花”。妮娘的手势就不一样,一样的落脚货,切成一落式的细条,放进笼屉蒸半小时,半熟的胡萝卜条,摊在竹帘上晒三天,任寒风冬日逼干水分,细碎的糖分渗出,将根根细条包裹得如冻玉般晶莹,如药店飞龙股骨羹。娘将一半拌上少许细盐,作为吃粥食材。一半作为零食藏了起来。这货就有了一个新名词:酥萝卜干。晚饭总是粥,但总要有点油荤,

美食



守望春天 (摄影) 沈洪